

杭州,富阳,6月29日的富春江畔。
微风习习,江水潺潺,灯影摇曳,渔舟唱晚。江畔河堤上,一行三人,边走边聊,边聊边看,走走停停,踟蹰而行。酷夏的江南,炎热难耐,富春江的夜晚却凉爽惬意。但他们此刻不是去散步乘凉,欣赏夜景,而是要趁着夜色,去拜访郁达夫故居。

全国林业生态文学会议的召开,让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友在富阳相聚。文友相聚,有抑制不住的喜悦,也有聊不完的话题。可惜时间短促,会议一结束,第二天我就得返回四川。

富阳,一个山清水秀、文化底蕴丰厚的地方,多少人翘望,多少人神往。可惜来之前没有做过功课,临别之夜,才知道这里是郁达夫故乡、黄公望隐居之处,晚唐第一才子罗隐诞生之地。

我去看了郁达夫故居。郁达夫,中国文坛短暂而又耀眼的星星。因其文学才华、民族气节,一个多世纪来,为多少读者顶礼膜拜。而我,则在少年时代就读过他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和《出奔》。那朴实善良的女工形象,那婚前婚后判若两人的董婉珍,至今深深地留在脑海里。能去看看郁达夫的故居,自然令我喜不自禁。

夜灯闪烁的富阳城里,热浪一波接着一波。富春江畔的河风,却吹来一阵又一阵的凉意。走出富阳城门,本意先去鹤山,却因灯火不明,走到半途折下。抬头望去,山影婆娑,朦朦胧胧中,犹如一只鹤鸟临江而立,鸟喙伸入江中汲水。鹤山其实不高,海拔42.9米,这在我的家乡四川洪雅,根本就谈不上是山。我的家乡洪雅也是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最低的山海拔也近千米,最高的则有3000多米。鹤山虽然海拔只有42.9米,但因了郁氏双烈园,声名大震。郁氏双烈园,是郁达夫和

夜访郁达夫

□罗大伦



他大哥郁曼陀的凭吊处。郁达夫的大哥郁曼陀曾经留学日本,攻读法律专业,归国后任大法官、兼任大学教授,1932年调任上海公共租界内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富阳沦陷后,他不被生死威胁、不为利益所动,坚持司法尊严和民族利益,维护爱国人士,严惩民族败类,拒绝为日寇效力,拒绝与汪伪政权同流合污。1939年11月23日,被敌特暗杀于上海。双烈园的最初,是1947年4月富阳地

当神木与神树相遇

□林筱聆

季节该是睡过了头,神木的春天显然来得有些迟。
已是暮春。南方的树木早已绿得恣意,绿得忘乎所以。家乡安溪的春茶也已开始采摘,发紫的芽、歪扭的尾、翠绿的叶,一畦畦、一丘丘、一片片,漫山遍野都是一种争先恐后的样子,一种向上生长的姿态,一种蓄积喷薄的力量。神木的春天却不是这般模样,她该是一半已到,一半还在来的路上。气温还有些低,风微微地吹着,她不慌不忙,慢悠悠地在黄河边上游荡,像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一脚迈进春天的门槛,一脚还在留恋冬天的气息。从近处看,地上、树枝上被风催促着,微微冒出鹅黄的绿和闪闪躲躲的黄,抽条的柳枝也开始这一条那一条地随风摇曳。往远处看,所有的山却是静止的灰褐色,浅表的那层矮矮的树只有一点点暗暗的灰绿,没有多少生机和活力。那光秃秃的枣林不苟言笑地肃立着,俨然成了黄河边上的水墨剪影,又或者只是一片素描的线条,不为风所动,黑黑地截在那里。

蓝得有些发亮的天上,三两朵浮云被风吹开,缓缓散成一片片、一缕缕。我们从情侣石间走过,在崇峰上驻足,一次次仰望成片的石林,再一次次俯瞰道路两旁微风吹拂的春天。一丛丛野生酸枣树上零星挂着几个已经干瘪的红果。它们也尝试着穿透周身武装的坚硬,在尖锐的边上拼命地挤出一点点黄绿——这终于有了一点点争春的韵味。风稍微加了把劲,我似乎听到了满山“嚓—嚓—嚓”,那是什么在破土?那是什么在崩裂?明明是植物的枝丫,却神奇地具备了一种金属的质感。是钢?是铁?如此刚硬和顽强,如此尖锐和有力。它们是刺向天空的一把把利剑,是面向苍穹的一次次发问。风一点都奈何不了它们。于是,神木的春天有了另一种坚固的特质和形象。

突然,两朵不知名的小花摇摇晃晃地从酸枣树下冒出来——那种鲜艳的黄和灿烂的紫是春天最该有的色调。我将镜头对准了它。再调换一个角度,仿佛那两朵小花直接开在了酸枣树上。同行的作家朋友掠了我的镜头,开起了玩笑,“此刻的你不是特别希望在神木的大地上寻找到你家乡的铁观音的踪迹啊?”

在闽南,我们一直将独属于家乡安溪的铁观音称为“天赐神树”。我的脑中疏忽闪过另一个奇异的念头:如果神树果真与神木相遇,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惊喜?

黄色的小米路从山下蜿蜒缠绕着,一路铺向山顶,提前渲染出石崩古城的威严与庄重。风呼呼地刮着,白茫茫的芦苇像巨眼的将士软软地趴下,服帖于大地。或许,它更愿意以这样一种方式倾听几千年前的心跳,做一棵有思想的芦苇。4300年前的风也是这样吹的吗?4300年前的芦苇也是这样思考的吗?那时在这里聚居的黄帝和他的部落该也吹到了一样的风,看到了一样的芦苇吧。那些先民们庆祝丰收的欢呼声、金戈铁马的喧嚣声、震天响的战鼓声和那些陶制的、石制的器物被撞击后的声响,沿着千年万年的风开辟的路径,穿过千重万重山奔涌而来,如此崭新、如此清晰。

方人士在鹤山举行公祭并安葬的郁曼陀血衣冢。后来扩建为凭吊郁曼陀、郁达夫的双烈园。双烈园由郁曼陀血衣冢、双烈亭、松筠别墅组成。双烈亭是郁曼陀、郁达夫儿时的读书亭,砖木结构的五角尖顶厅内,悬挂着郭沫若、茅盾、赵朴初、俞平伯等名人的诗词和题字。一代才子郁达夫流亡印尼后,因利用各种机会鼓舞华侨抗击日寇而为敌特所深恨,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半个月后,被日本宪兵杀害。一门双烈,这在全国也不多见。松筠别墅是郁达夫的母亲郁陆氏生前居住的地方。郁达夫的母亲郁陆氏青年守寡,含辛茹苦把儿子抚养长大后,则因日寇入侵,富阳沦陷,拒绝为敌服务,绝粒于山,展现了中国妇女的民族气节。郁氏一门忠烈,青山为之作证,富春江为之呜咽。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蒙蒙夜色中,鹤山仿佛高耸入云。

富春江河堤上,虽是夜静时分,从不闪烁的灯火中,却可以看到富春江水泛着粼粼波光,静静地流向远方。一路上听着介绍,不知不觉就来到了郁达夫故居。鹤山之下,富春江畔,一座白墙黑瓦、清丽典雅、具有江南民居风格的两层小楼出现在眼前。在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这座小楼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小楼滋养了郁达夫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小楼里透出的文气和骨气,沁润了半个多世纪前的神州大地。此刻小楼柴门紧扣,屋子里一片漆黑,但漆黑的屋子里弥漫着神秘的氛围。紧扣的门扉阻挡了我朝圣的脚步,但阻挡不住我对郁达夫的崇拜和好奇。

在中国现代文坛,郁达夫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1896年出生的郁达夫,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留日学生组建了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出版了自己的白话文小说集《沉沦》,引起

三春不如一秋忙。

早些年,一到秋收的时候,黑土地大平原上的农民就忙乎开了。地多人少,人手不够,凡是能干活的,不用动员都到生产队的地里去抢收。大伙割庄稼、捆庄稼、往马车上装庄稼,赶车的老板又把马车上的谷子、高粱、黄豆等装得小山似的,小孩子们跟在干活的社员身后,捡拾遗落在地里的庄稼。队长为了鼓舞士气,在前面割完一段庄稼,回头抹几把额头上的汗说:“老少爷们儿,大家受累了,看今年的庄稼成色,比去年还好。收成好,咱们的日子就好!”当时有句话叫:“人欢马叫,千军万马齐参战!”

热闹的秋收场面,至今历历在目。秋收是集体的忙碌,大局的忙碌,团结的忙碌。在这个大忙碌之前,立秋之后,还有社员的小家庭的忙碌,那就是脱坯、扒炕、抹墙,这三个小忙碌充满了人间烟火味,也是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我称其为秋日三景。

脱坯

现在几乎见不到了。土还是用黄泥与“羊角”(碎一些的麦秸)和在一起,用模子制出来的。这个时节脱坯不是盖房,是为了扒炕做准备的。铺炕的土还用了一年了,有的还让淘气的孩子在炕上蹦折了,即使没折的,背面也挂上一层黏糊糊的油黑的灰,这种黑灰是民间流传的四大黑之一。如果不把炕面上的坯换下来,下一年挂的灰更厚,影响炕的热度。

距离村子西头一里来地,有一个大坑,这个坑成全人呐,里面全是黄土,谁家使用黄土,都到这个大坑里取,大伙儿都叫它黄泥坑。李木匠家的坯模子多,大大小小、薄厚厚薄,什么样的都有。铺炕的还有专用的坯模子,薄厚适当。太薄,脱出来的坯容易断裂;太厚,炕不容易烧热。李木匠的坯模子,在下屋的墙上挂了一大排。淑霞连跑带颠来到李木匠家,她笑嘻嘻地说:“嫂子,赶快想个招儿,一会儿孟老六要来借坯模子。”李木匠媳妇说:“这个滑巴调嘴的玩意,我非得咯吱咯吱他。”说完就把脱炕坯的坯模子藏起来了,装作啥事没有和淑霞唠嗑。

孟老六吹着口哨来了,他一个手里拿着一个香瓜,进屋他先和淑霞说:“你的腿真快,赶上兔子了,脚踉脚我看你还掏家呢。”淑霞还没搭茬,他又说:“我这瓜嘎嘎甜,早晨掏五屯拿回来的,正好给你们俩一人一个。”她们不管不顾,嘎巴嘎巴吃着瓜,李木匠媳妇看着孟老六说:“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吧!”孟老六说人都找好了,要借坯模子,脱炕坯。李木匠媳妇说:“也是脚踉脚让五屯四狗子借去了,不信你去看看?”孟老六到仓房看了一下,墙上有个空当儿,脱炕坯的坯模子不见了。他知道自己俩做的扣儿(耍花招),他故意收起了笑容,唠一些正事儿,她俩根本不是孟老六的对手,孟老六将计就计,把坯模子套在脖子上,唱着:“送情郎啊,送到大门外……”回家了。

扒炕

扒炕,要一年一扒。不扒也行,不扒就从灶坑里往外呛烟,一到冬天炕不热,遭老鼻子罪了。扒炕这个活又埋汰又累,造得屋里屋外尘土飞扬的,就像灰洞子一样。

扒炕是一门手艺活,不是谁都可以扒的。扒不好或倒烟,或火苗着得半死不活,炕还不热。抹炕面子的黄泥也要厚薄适当,都是有经验人干的活儿。一到扒炕时候,村子里几个高手就忙活了,这家找那家请的。左邻右舍的人家扒炕,不能在同一时间,谁要扒炕,没地方睡觉,就只好找宿儿。找宿得就近,就近方便,远亲不如近邻。扒完炕还得烧炕,烧得火小了,不行,抹在炕面上的稀泥容易把炕坯沤软沤了;烧得火大了,也不行,炕面上的稀泥容易裂缝儿。

焦小眼睛长得瘦瘦巴巴的,干枯瘦小,那张嘴跟破车似的,不管是谁,他都爱闹着玩儿。他家扒炕那天,媳妇和孩子去东邻找宿了,他在家烧炕,他和给扒炕的人喝多了,抱了几抱麦秸铺在屋里地上,要就地将就一宿。他媳妇不放心,回来拽着他的一路胳膊说:“看你喝得这个熊样,麻溜去东院大娘家找个宿吧!我烧炕。”他给媳妇打发走了。过了一會兒,东院大娘家来劝焦小眼睛过去,他说:“我喝得醉马天堂的,要是半夜睡毛愣了出了点啥事咋办?”大嫂被逗乐了。焦小眼睛又

了国内文坛轰动。1930年参加左翼文化组织后,积极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告。全国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告别故乡,辗转上海、武汉、福州、新加坡等地,主编多家文艺副刊,发表了400多篇抗日救亡文章,极大鼓舞了国人的抗日救国热情。1942年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流亡印尼,后化名赵廉,利用各种机会掩护流亡印尼的进步文化人士,支持华侨和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1945年8月29日,因身份暴露,在印尼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诱捕杀害,此时距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已是半月有余,成为抗日战争中最后一位被杀害的文化战士,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故居前的郁达夫雕像,矗立在一块巨石上,巨石前摆满了鲜花,巨石周围一片绿荫。长衫马褂的郁达夫,一脸从容淡定,双目平视前方,一双有神的眼眸里,透露出深邃的目光。郁达夫先生,我看您来了,虽然您不认识我,但我早就熟悉您;您炯炯有神的目光里,是想起了昔日文坛的同事,还是想起了革命的战友?是牵挂他们的安危,还是默念着他们的成就?我在心里默默地对郁达夫说着话,环绕他的雕塑慢慢走了一圈,抬头仰视他一会儿,然后在他身旁坐下。我的心里是有许多话想对他说的,可是此刻又说不出。听着富春江水静静流淌,想起了郁达夫艰难而又不屈的一生,心里不由得无限感慨和敬佩。

离开郁达夫故居的时候,看到离雕像不远的草丛里,一块石头上面镌刻着一些字,我打开手机的电筒光照着一看,原来是几届荣获郁达夫小说奖的作者名单,这些后代作家用自己的笔触,传承着郁达夫的精神,如果郁达夫泉下有知,也该感到欣慰了。



秋日三景

□金恒宝

把大嫂打发走了,他往灶坑里添一些柴火,进屋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他媳妇睡不着,心里忙叨,还是不放心,回来一看吓蒙了,灶坑旁边滴滴拉拉的柴火着了,眼看就快着到屋里了。她火速舀了几瓢水,总算把燃烧的柴火浇灭了。进屋连吵吵带骂,给焦小眼睛一脚踹醒了。焦小眼睛缓阳了,立马站起来一看,傻眼了,他扁扁没敢放,就跟拍死了似的。媳妇一连骂了他好几天。

抹墙

老屯里家家户户住的都是土坯房,土坯房外墙上抹着黄泥,防止四面墙透风,也保护墙体使用寿命。抹墙也得一年抹一次。有勤快的人家,把前后园的土围墙也抹一遍。抹墙之前,要把去年裂开的墙皮抢一抢,抢平了再抹新泥。墙皮有的地方风吹雨淋,疤痂狗啃的,也要抢平,墙底下有大窟窿小眼子的耗洞,也要用黄泥堵死。柴罗锅子住在村头第一家,他扁鼻子,平常有两个小钱就喝酒了。他家住三间房子,爹妈住东屋,柴罗锅子和媳妇孩子住西屋。他爹七十来岁了,每年一个人鼓鼓捣捣地给墙抹了,柴罗锅子一手不伸。老爷子抹完墙了,柴罗锅子拧达拧达转了一圈儿,进屋和媳妇说:“咱爹能干活不假,活干得不地道,你看那墙抹的,左一道横子右一道印子的,干抹也抹不平。”他顺口嘟囔的话让他爹听见了,开口大骂:“俺上辈子也没杀老牛,怎养活你这个白眼狼?一分活没有,有俩钱就知道灌尿水子,赶明个儿我死了,我看你能抹出花样来?”

没出几年,老柴头死了。快到秋天的时候,柴罗锅子媳妇说:“你就长个老鸱嘴,唠唠唠爹,这回咱爹没了,我看今年这墙你能抹个什么奶奶样!”柴罗锅子说:“你懂的个啥玩意,到时我露一手叫你看看。”

一晃儿就该抹墙了。柴罗锅子晚上躺在炕上说:“明几个我就要抹墙了,你得给我打点酒,我是一分酒一分活。”他媳妇说:“你要是给墙抹板正了,抹几天我给你打几天酒。”柴罗锅子早晨起来就开始和泥,和好了泥又给他爹的泥抹和泥板翻腾出来,用心用力地开始抹墙。他抹了一阵,媳妇出来偷看,悄悄进屋了,满意了。柴罗锅子抹了一天,把后面的一面墙抹完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媳妇给他倒了一杯酒:“真没看出来,你还真有两下子。”他喝了一口酒:“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吗?”

一连几天,柴罗锅子把三间房的外墙,抹得板板正正,从房前屋后路过的人说:“真没看出来,柴罗锅子真有两下子。”柴罗锅子为了多喝几天酒,把前后园的土墙也抹得溜光水滑。后来,老屯里有不少人,来找柴罗锅子抹墙。

手记
山也